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

三十九至
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膳錄貢生臣李廷對

膳錄監生臣李廷讓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八

文苑一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隣幾

何承裕附

鄭起

郭昱 馬應和 峴弟 嶽

馮吉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橛

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

歟作文苑傳

宋白字太素大名年十三善屬文多游鄆杜間嘗館於張瓊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氣節重交友在詞場名稱甚著建隆二年實儀典貢部擢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廷賜襲衣犀帶蜀平授玉津縣令開寶中閻丕王洞交薦其才宜預朝列白以親老祈外任連知蒲城衛南二縣太宗潛藩時白嘗贄文有襲衣之賜及即位擢為

左拾遺權知兗州歲餘召還泰山有唐玄宗刻銘白摹本以獻且述承平東人望幸之意預修太祖實錄俄直史館判吏部南曹從征太原判行在御史臺劉繼元降翌日奏平晉頌太宗夜召至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師當以璽書授職白謝於幄中尋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太平興國五年與程羽同知貢舉俄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八年復典貢部改集賢殿直學士判院事未幾召入翰林為學士雍熙中召白與李昉集諸文士纂文苑英華

一千卷端拱初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白凡三掌貢士
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宿李宗諤輩
皆其人也是時命復舊制專委有司白所取二十八人
罷退既衆羣議囂然太宗遽召已黜者臨軒覆試連放
馬國祥葉齊等八百餘人焉白嘗過何承矩家方陳倡
優飲宴有進士趙慶者素無行檢游承矩之門因潛出
拜白求為薦名及掌貢部慶遂獲薦人多指以為辭又
女弟適王沔淳化二年沔罷參知政事時寇準方詆訐

求進故汚被出復言白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
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兩張去華者白同年
生也坐尼安道事貶白素與去華厚善遂出為保大軍
節度行軍司馬踰年抗疏自陳有來日苦少去日苦多
之語太宗覽而憫之召還為衛尉卿俄復拜為禮部侍
郎脩國史至道初為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
俄兼祕書監真宗即位改吏部侍郎判昭文館先是白
獻擬陸贄膀子集上察其意欲求任用遂命知開封府

以試之既而白倦於聽斷求罷任咸平四年擢王欽若
馮拯陳堯叟入掌機要以白宿舊拜禮部尚書白學問
宏博屬文敏瞻然詞意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頗厭番
直草辭疎畧多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
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舊三館學士止五日內殿
起居會錢易上言悉令赴外朝白羸老步梗就班足跌
未幾抗表引年上以舊臣眷顧未允再上表辭乃以兵
部尚書致仕因就宰臣訪問其資產虞其匱乏時白繼

母尚無恙上東封白肩輿辭於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尚書賜帛五十疋大中祥符三年丁內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錄其孫懿孫為將作監主簿孝孫試祕書省校書郎從子唐臣試正字白善談謔不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寡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圖畫亦多竒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唐賢編集遺落者白多纘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獎時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俊

喜嘲謗白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貢
舉條制多所闕防蓋為白設也會有司謚白為文憲內
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子憲臣國
子博士得臣賜進士及第至太常丞良臣為太子中舍
忠臣殿中丞

梁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父彥溫廷州馬步軍都校
周翰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
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

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質溥仍為相引為祕書郎直
史館時左拾遺知制誥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
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吏部尚書
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
得預焉周翰上言曰臣聞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
騖古今同流校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聖人也佐武王
定天下輔成王致治平盛德大勲蟠天極地外則淮夷
搆難內則管蔡流言彘尾跋胡垂至顛頓偃禾仆木僅

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卒以棲遲去魯奔走厄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珮聲遠辱慎名未見其可此又可謂其盡善者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

乎為武之宗覲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
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
侍之儀事雖不經義足垂勸况於曩日不乏通賢疑難
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否臧以羔袖之小
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只如樂毅廉頗
皆奔亡而為虜韓信彭越悉殪醢而受誅白起則錫劍
杜郵伍員則浮尸江澨左車亦僨軍之將孫臏實刑餘
之人穰苴則僨卒齊庭吳起則非命楚國周勃稱重有

置甲尚方之疑陳平善謀蒙受金諸將之謗亞夫則死於獄吏鄧艾則追於檻車李廣後期而自劉賓嬰樹黨而喪身鄧禹敗於回溪終身無董戎之寄馬援死於蠻徼還尸闕遺奠之儀其餘諸葛亮之儔事偏方之主王景略之輩佐閔位之君關羽則為仇國所禽張飛則遭帳下所害凡此名将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况其功業穹隆名稱烜赫樵夫牧稚咸所聞知列將通侯竊所思慕若一旦除去神位擯出

祠庭吹毛求異代之疵投袂忿古人之惡必使時情頓
惑竊議交興景行高山更奚瞻於往躅英魂列魄將有
恨於明時况伏陛下方厲軍威將遏亂畧講求兵法締
搆武祠蓋所以勸激戎臣資假陰助忽使長廊虛邈僅
有可圖之形中殿前空不見配食之坐似非允當臣竊
惑焉深惟事貴得中用資體要若今之可以議古恐來
者亦能非今願納臣微忠特追明敕乞下此疏廷議其
長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編擢為右拾遺會修大內

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初太祖嘗識彥溫於軍中石守信亦與彥溫舊故一日太祖語守信將用周翰掌誥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太祖怒遂寢其命歷通判綿眉二州在眉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右拾遺監綾錦院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會將郊祀因上疏曰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

其中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未該者所宜推而廣之方
今賦稅所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
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廣桂之地皆以為王土陛
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均
德澤而寬民力矣俄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太祖甚
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遽為酷
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
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國中知

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誦博惟以飲戲為務州有伶官錢氏家數百人日令百人供妓每出必以殽具自隨郡務不治以本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練副使雍熙中宰相李昉以其名聞召為右補闕賜緋魚使江淮提點茶鹽周翰以辭學為流輩所許頻歷外任不樂吏事會翰林學士宋白等列奏其有史才遭回下位遂命兼史館修撰會太宗親試貢士周翰為考官而賜金紫因語宰相稱其有文尋遷起居舍

人五年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崇德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于對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報本院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周翰蚤有時譽久擯廢及被除擢尤洽時

論會考課京朝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名為民周翰被
譴尤多所上有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
學士詣相府以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實所犯頻繁不
能悉記於是止罰金百斤先是趙安易建議於西川鑄
大鐵錢以一當十周翰上言古者貨幣錢三者兼用若
錢少於貨幣即鑄大錢或當百或當五十蓋欲廣其錢
而足用爾今不若使蜀民貿易者凡鐵錢一止作一錢
用官中市物即以兩錢當一又西川患在少鹽請於益

州置權院入物交易則公私通濟矣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真宗在儲宮知其名徵之時為左庶子因令取其所為文章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書及即位未行慶首擢為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咸平三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受詔與趙安易同修屬籍唐未喪亂籍譜罕存無所取則周翰勗意為之頗有倫貫車駕幸澶淵命判留司御史臺周翰懇求扈從從之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俱罷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

疾卒年八十一真宗憫之錄其子忠寶為大理評事給奉終喪周翰性疎雋卞急臨事過於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家漢陂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篡唐父葆光與唐舊臣顏堯李濤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夕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濤北歸葆光樂衡山之勝遂往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

目昂為小萬卷昂嘗閒行經廬陵道遇異人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為遂北遊江淮時周世宗南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謁見陳治亂方略令坤竒之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復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瑱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

留畬將使同方姬孔抗跡孫蘧精鶩廣漠心游大虛傲
朝曦兮南榮遡夕飈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絲是
含穎懷粹凝和習懿器齎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
魚漂兮泉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
之心醉悲墨之素絲歎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
文之不墜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
落嗟響蛩而鳴啁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
首而為弁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

宜願在足而為鳥何坎險之罹憂欲效勤於豎亥思追
踵於浮丘願在服而為袂傳繪素而飾躬異化緇之色
涅寧拭面而道窮願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
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為簞當暑溽而冰
寒伊膚革之尚疚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為醴不亂
德而溺真體虛受之為器革譎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為
劍每輔袵而保裾殊鉛銛之效用比硯刃而有餘願在
橐而為矢美箬羽之斯全疇懋勲而錫晉射窮壘而血

燕願在體而為裘託鍼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
服而有容願在軒而為篁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
持廓虛心而有待人之願兮實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為
志兮璞藏發為文兮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藝
芷始無言兮植杖終俛首兮嗟髀振襟兮自適覲物兮
解頤雲無心兮遐舉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
玄黃之易絲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
驚人何五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桑戶

華兮差樂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蟾兮為伍仰疎籟兮
邀歡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兮綠綺清
我眠兮琅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得
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贄
昉深所嗟賞歷宜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蓬州徙
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
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置不問蜀民遂
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嘗作隋河辭

謂濬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之所以亾隋也使
隋不興役費財以害其民則安得有今日之利哉嘗聚
淮水流屍三千為塚瘞之有戍卒謀亂昂誅其首惡凡
支黨之誑誤者悉貫之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
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為峽路轉運副
使就改庫部員外郎遷轉運使端拱二年以本官直祕
閣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
復請老召還再直祕閣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即

位遷秩司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祕
閣書籍既畢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踰年
拜章乞骸骨召對敦諭請彌確乃拜工部侍郎致仕翌
日遣使就第賜器幣給全奉詔本府歲時存問章奏聽
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許歸江陵
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見命坐恩禮甚厚令
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於玉津園兩制三館皆預仍
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

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資理論三卷
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
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弟皆眉壽
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
昂於所居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晚歲自
為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裕先生詔
加賻贈錄其孫适出身昂好學純厚有清節澹於榮利
為洗馬十五年不以屑意居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在

王邸時真宗居儲宮知其素守故每加褒進然昂未嘗有所私請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彛正辭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鄆州須城人家世為農隣幾少好學能屬文嘗作禹別九州賦凡萬餘言人多傳誦周顯德二年舉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平興國初召為左贊善大夫直史館改宗正丞四年郭贄宋白授中書舍人告謝日交薦之俄而隣幾獻頌上覽

而嘉之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中使護葬
隣幾體貌尪弱如不勝衣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楊盧
駱之體每構思必斂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筆屬對精切
致意縝密時輩咸推服之及掌誥命頗繁富冗長不達
體要無稱職之譽常欲追補唐武宗以來實錄孜孜訪
求遺事殆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為恨至淳化中
參知政事蘇易簡因言及隣幾追補唐實錄事隣幾一
子東之以蔭補郎山主簿部送軍糧詣北邊沒焉其家

屬寄居睢陽太宗遣直史館錢熙往取其書得隣幾所
補會昌以來日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鰕
子一卷六帝年畧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書五十
餘卷來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十萬時又有何
承裕者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
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真率不責以
吏事累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盤屋咸陽二縣令
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

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
訴者多心服引去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
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
其無檢多類此開寶三年自涇陽令入為監察御史後
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遊京洛間佻薄無檢操聞
襄州雙泉寺僧能為黃金往依焉遂削髮為侍者久之
知其誑耀乃反初服舉進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

文七軸歌詩尤清麗周廣順初調補尉氏主簿秩滿以書干宰相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恭帝初遷殿中侍御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策馬令進起曰此騾也不當過呼耳以譏延範延範深銜之密奏起嗜酒廢職初顯德末起見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乃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又嘗遇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亦弗之怒及延範奏至出為

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乃灸烙其足因是成疾而卒起負才倨傲多所詆訐數為羣小窘辱終亦不改時有郭昱者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開寶末普出鎮河陽昱詣薛居正上書極言謗普居正奏之詔署襄州觀察推官潘美鎮襄陽討金陵以昱隨軍昱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

翌日美遣還歲餘坐盜用官錢除名因居襄陽游索樊
鄧間雍熙中卒又有馬應者薄有文藝多服道士衣自
稱先生開寶初徵元結中興頌作勃興頌以述太祖下
荆湖之功欲刊石於永州結頌之側縣令惡其夸誕不
以聞太平興國初登第授大理評事坐事除名羈旅積
年淳化中以詩干同年殿中丞牛景景因奏上太宗覽
而嘉之復授大理評事未幾卒又有穎贄董淳劉從義
善為文章張翼譚用之善為詩張之翰善牋啟贄拔萃

登科至太子中允淳為工部員外郎直史館奏詔撰孟
昶紀事從義多藏書嘗續長安碑文為遺風集二十卷
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開封浚儀人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
公峴生之年適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
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我也因名之曰三美七
歲以門蔭為左千牛脩身選著作佐郎漢乾祐初加朝
散階十六登朝為著作郎丁父憂服闋拜太常丞建隆

初授太常博士從祀南郊贊導兼輿進退閒雅太祖謂
近侍曰此誰氏之子熟於贊相左右即以峴門闕對俄
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太常寺乾德元年十一月
甲子有事於南郊丁丑冬至有司復請祀昊天上帝詔
峴議其禮峴以祭義戒於煩數請罷之二年議孝明孝
惠二后神主祔於別廟峴以舊禮有二后同廟之文無
各殿異室之說今二后同祔別廟亦宜共殿別室孝明
皇后嘗母儀天下宜居上室孝惠皇后止以追尊當居

次室從之三年春初克夔州以內衣庫使李光睿權知州峴通判州事代還是歲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峴獻議正之四年南郊峴建議望燎位置燿火又嘗言依舊典宗廟殿廷設宮縣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案朝會登歌用五瑞郊廟奠獻用四瑞迴仗至樓前奏采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童復舉唐故事宗廟祭科外別設珍膳用申孝享之意又謂八佾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

大定二舞竝從其議事具禮樂志先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儼既没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語具律志樂器中有乂手笛者上意欲增入雅樂峴即令樂工調品以諧律呂其執持之狀如拱揖然請目曰拱辰管詔備於樂府開寶初遷司勳員外郎權知泗州判吏部南曹歷夔晉二州通判九年江南平受詔採訪太宗即位遷主客郎中太平興

國二年知兗州改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
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載私貨販易規利初為判官鄭同
度論奏既而彰信軍節度劉遇亦上言按得實坐削籍
配隸汝州六年起為太常丞分司西京復階勳章服端
拱初上躬耕籍田峴奉留司賀表至闕下因以其所著
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
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是
秋得暴疾卒年五十六弟蒙

蒙字顯仁凝第四子也生五六歲凝教之誦古詩賦一
歷輒不忘試令詠物為四句詩頗有思致凝嘆賞而竒
之語峴曰此兒他日必以文章顯吾老矣不見汝曹善
保護之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雍熙
初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江南轉運楊紘以其材幹
奏移知南昌縣代還刑部取為詳覆官遷光祿寺丞先
是凝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冤枉等事著為疑
獄集蒙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

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為太子中允先是馮起撰御前登
第三勝碑以獻上甚稱獎命直史館淳化初蒙又撰七
勝題名記并補注凝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
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曰賜緋魚三年春獻觀燈賦詔
付史館遷右正言是歲太宗親試貢士蒙預考校作歌
以獻上對宰相稱賞之召問年幾何時摹印儒行篇以
賜新及第人及三館臺省官皆上表稱謝上時御便坐
出表以示宰相而蒙與張洎尤稱上旨因謂李昉曰蒙

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蒙者不可多得也遂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而卒年四十五上聞之驚歎遣中使就家問疾狀并恤其孤賙賻加等長子珙纔十歲即授大理評事次子璪補太廟齋郎蒙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

貴家子能業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蒙昧
子眊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其命遂寢蒙
弟嶧始為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
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河南洛陽人父道周太師中書令追封瀛
王吉晉天福初以父任祕書省校書郎遷膳部金部職
方員外郎屯田戶部司勳郎中累階金紫周顯德中遷
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議者以掌誥許之然

性滑稽無操行每中書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終以佻
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號名手者亦莫
能及父常戒令勿習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
家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
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為少卿
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
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
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謚議見稱於時建

隆四年卒年四十五

宋史卷四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四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九十九

文苑二

高頔

李度

韓溥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高頔字子奇開封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給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皞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乃皞門下生也皞以頔語之遂擢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於大名彥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頔復為天雄軍掌書記後以病免居於魏雍熙二年太

宗親試貢士頓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頓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為搢紳推重上曰此高頓子耶頓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頓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後卒於家頓有清節力學彊記手寫書千餘卷彥

卿待之甚厚或過致優給頓計口受費餘皆不納彥卿左右多肆貪虐民不能堪及彥卿罷政其故時將吏賓客皆心愧無敢復遊魏者惟頓清苦守法魏人愛之在魏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馬老以糜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次子鼎舉進士至殿中丞

李度河南洛陽人周顯德中舉進士度工於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

樞密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為第三
人釋褐永寧縣主簿累遷殿中丞知歙州坐事左遷絳
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在歙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
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
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殿與語甚悅擢為虞部員外郎
直史館賜緋端拱初籍田畢交州黎桓加恩命度借太
常少卿克官告國信副使上賜詩以寵行未至交州卒
於太平軍傳舍年五十七度之南使每至州府即借圖

經觀其勝迹皆形篇詩以上所賜詩有奉使南遊多好
景之句遂題為奉使南遊集未成編而亡弟康亦善詩
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少俊敏善屬文周顯
德初舉進士累遷歷使府開寶三年自靜難軍掌書記
召為監察御史三遷至庫部員外郎知華州同判靈州
再轉司門郎中淳化二年被病表請辭職尋醫許之溥
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疊

亶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搢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密州高密人祖真黃縣令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少好學善屬文漢乾祐二年擢進士第裁二十一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宰相范質奏克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永興軍節度掌書記伊陽令顯德四年詣闕進策召試復授猗氏令遷蔡州防禦判官復宰介休魏縣開寶中趙普為相擢為

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楊徽之李若拙趙隣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為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為清河令七年卒年四十七子仲謀字有開雍熙中進士有材幹歷御史東京留守推官陝西轉運至兵部員外郎仲謀集其父所為文成二十卷弟瑜周廣順中進士與常齊名

宋準字子平開封雍丘人祖彥升庫部員外郎父鵬祕書郎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

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宗怒召準覆試於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準甲科即授祕書省祕書郎直史館八年受詔修定諸道圖經俄奉使契丹復命稱旨明年出知南平軍會改軍為太平州依前知州事就加著作佐郎太平興國四年遷著作郎通判梓州轉左拾遺歸朝預修諸書八年同知貢舉出為河北轉運使歲餘以本官知制誥雍熙中加主客員外郎復預知

貢舉俄判大理寺四年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端拱二年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準美風儀善談論辭采清麗莅官所至皆有治聲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天禧三年錄其子大年試祕書省校書郎準從弟可觀金部郎中族子郊祁並天聖二年進士甲科別有傳

柳開字仲塗大名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穎異有膽勇周顯德末從父任南樂夜與家人立庭中有盜入室衆恐不敢動開裁十二亟取劒逐之盜踰垣出開揮刃斷二足指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所交皆一時豪雋范杲好古學大重開文世稱為柳范王祐知大名開

以文執大蒙賞激楊昭儉盧多遜並加延獎開寶六年
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治獄稱職遷本州錄事參
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贊善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
運糧選知常州遷殿中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
貝州轉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
令會大舉北征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
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求降開謂信曰
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

疑不決踰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
於幽州也師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
授殿中侍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
未有以報年裁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願陛下賜
臣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
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
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
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

郎劉墀並為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開為
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
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為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
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為屋
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為質率
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
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
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

十萬淳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全州有卒訟開開即杖背黥面送闕下有司言卒罪不及徒召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為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年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趨環慶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貽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曹邢

二州真宗即位加如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國家
勦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
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願陛下
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今
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
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
萌南顧之心亦湏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
其下猖狂競謀兇惡浸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

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
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
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
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
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
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
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
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

貌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
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
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
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
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
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
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
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

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
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
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
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
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
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
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
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

不和伺隙則至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唯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

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
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卒
年五十四錄其子涉為三班奉職開善射喜弈碁有集
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在
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
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
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
萬遣之開兄肩吾至御史肩吾三子湜灝沆並進士第

灑祕書丞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舉進士歷官至著作佐郎使於巴陵為洞庭賦曰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森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構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促然跂慄然駭愕然昭恍若駕春雲而軾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惜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蹌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悸心

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為事者
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丘望大澤有雲崒兮興歎
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是瀆陽輝沐芳澤覩一異
人於巖之際霞為裾雲為袂冰膚雪肌金玦玉珮浮丘
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耶臣曰然然則若
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
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
嘉若之勤無譁談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

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通則為江兮遠則為河積則為瀦兮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字陰玄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臣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莽蒼蒼纖靄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之不踰跼之不卑乍若

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守
邊澎澎漚漚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沖沖漠漠
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冒溟海
之郭郭也三代之前其氣濩落落浩浩滔天與物迴薄滅
木襄陵無際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
之機隧山陘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
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異其性遂得
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

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曲非直非玄非黃劃象為坎本乎羲皇外婉而固內健而彰降以姤始升以復張其靜處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羣物鴻洞鑠為隆暑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趨怪覲杳不可覩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泚肅肅脩脩羣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

若行若止巽宮離離為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供雲四
顧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瀾瀾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湊
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
革氣然而榮淙然而脈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
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跬荆巫或
跂然而望或翼然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
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
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披甲而擅或曳裾而圓

或禿而跂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喙而牙或心之以蟹
或目之以蝦或脩臂而立或橫鶩而疾或髮於首或髯
於肘或儼而莊或毅而黝彪彪玢玢若大虛之含萬彙
各循其生而合乎羣者也臣又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
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邈難知矣肇於古古有
所未達形於今今有所未察非希夷合其心於自然然
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沉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鯨鯉
之賢轡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

齷齪而遊曾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
險可以為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
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
城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
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為帝齊得十二而王其山
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歟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
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
其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興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

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其知而後得也於是盤桓徙倚凝精流視罄以辭對倏然而晦徐鉉見之曰是玄虛之流也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祕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狹劣終雖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為誡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鬻得錢輦歸家忽一緡

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年
三十七子紓太子中舍

羅處約字思純益州華陽人唐酷吏希夷之裔孫伯祖
袞唐末為諫官父濟仕蜀為升朝官歸朝至太常丞處
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曰先儒以太史公論道德先黃
老而後六經此其所以病也某曰不然道者何無之稱
也無不由也混成而仙兩儀至虛而應萬物不可致詰
況名之曰道道既名矣降而為聖人者為能知來藏往

與天地準故黃老姬孔通稱焉其體曰道其用曰神無適也無莫也一以貫之胡先而尊孰後而卑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於道禮以節民之情趣於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叙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矧仲尼祖述堯舜而況於帝鴻氏乎華胥之治太上之德史傳詳矣老聃世謂方外之教然而與六經皆足以治國治身清淨則得之矣漢文之時未遑

學校實后以之而治曹參得之而相幾至措刑且仲尼嘗問禮焉俗儒或否其說余曰春秋昭十七年郊子來朝仲尼從而學焉俾後之人敦好問之旨矧老子有道士周之史氏乎余謂六經之教化而不已則臻於大同大道之行則蜡賓息歎黃老之與六經孰為先而孰為後乎又何必繅藉玉帛然後為禮筍虞鏞鼓然後為樂乎余謂太史公之志斯見之矣惡可以道之跡儒之末相戾而疾其說病之者可以觀微未可以觀妙人多

重之登第為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
知長州縣日以詩叶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
上自定題以試之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
史館賜緋魚會下詔求讜言處約上奏曰伏覩今年春
詔旨責以諫官備員未嘗言事雖九寺三監之官亦得
盡其讜議陛下處恭勞神厲精求理力行王道坐致太
平心先天而不違德生民而未有所以散立黃之協氣
為動植之休祥而猶不伐功成屢求獻替此真唐堯虞

舜之用心也臣累日以來趨朝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繁將求盡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竊聞省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貴各司其局允執厥中臣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筦權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故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位以處之優其祿以寵之黽勉從事者姑

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睚眦因循則無補於國
睚眦則不協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於心計深識之
士以多可為身謀蠹弊相沿為日已久今若如十二員
判官之說亦從權救弊之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
治平當求稽古之規以為垂世之法臣嘗讀說命之書
以為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二典曰若稽古帝堯若稽
古帝舜皆謂順考古道而致治平以臣所見莫若復尚
書都省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吏之屬

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常况此却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况陛下聰明濬哲乎然議者以為不行已久難於改更若斷自宸心下於相府都省之制故典存焉上令下從孰為不可蓋人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在周易有之天地革而四

時成此言能改命而叛制及小人樂成則革面以順上
矣况三司之名興於近代堆案盈几之藉何嘗能省覽
之乎復就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今
三司勾院即尚書省比部元為勾覆之司周知內外經
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盡在迨及九寺三監多為冗
長之司雖有其官不舉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
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
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息其經費故書曰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伏望法天地簡易之
化建鴻範大中之道可以億萬斯年垂衣裳而端拱矣
受詔荆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所奏劾甚衆官吏多
被黜責淳化三年卒年三十三初濟為開封府司錄太
宗尹京頗嘉其彊幹太平興國中處約與兄賁同舉進
士上臨試知賁濟之子遂置之高等八年處約復登第
賁後至員外郎處約形神豐碩見者加重雖有詞采而
急於進用時論亦以此薄之卒後蘇易簡王禹偁集其

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禹偁為序易簡表上之詔付史館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督軍糧陷於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於真定未暮重榮舉兵敗乳母抱逃水竇中將出為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秦習習與重榮有舊因匿之習先養石守瓊為子及年壯無嗣以德裕付瓊養之因姓秦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為事

德裕孩提即喜筆硯遇文字輒為誦讀聲諸子不之齒
習獨異之既成童俾就學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
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然後還本姓習家盡以素裝
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
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
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科歸州軍事推官歷大理
寺丞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累遷祕書丞知廣濟軍時
軍城新建德裕作軍記及圖經三卷優詔嘉獎俄改太

常博士八年通判秦州就知州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通判廣州未行宰相李昉言其有史才即以本官直史館端拱初改金部員外郎淳化初知開封縣會備三館職改直昭文館三年春廷試貢士德裕與史館修撰梁周翰並為考官上顧宰相曰此皆有聞之士而老於郎署周翰狹中德裕嗜酒朕聞其能改矣遂並賜金紫俄遷司勳員外郎至道初德裕常作九絃琴五絃阮頌以獻上稱其詞采古雅至道三年轉金部郎中出知睦

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五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性介潔以
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力為延譽及
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獎擢有集四
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熙
幼穎悟及長博貫羣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
妻之將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辟為
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熙不敘舊職舉進士雍熙初

攜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為延譽於朝令子宗諤
與之游明年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掌吏
部選上封薦錢若水陳克王扶洎熙皆有文得試中書
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
嘉之即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對太
宗言趙隣幾追補唐實錄隣幾卒家睢陽即令熙乘傳
而往盡取其書來上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
將被進用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

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即位遷右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厚善熙乃與梁顥趙况趙安仁同表請復熙舊職不報尋通判杭州政多專達為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熙負氣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狷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患成疾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刑論為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子蒙古亦進士及第

宋史卷四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百

文苑三

陳充

吳淑 舒雅

黃夷簡 盧慎

許洞附 謝炎

徐鉉

向中正

曾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陳充字若虛益州成都人家素豪盛少以聲酒自娛不樂從宦邑人敦迫赴舉至京師有名場屋間雍熙中天府禮部奏名皆為進士之冠廷試擢甲科釋褐孟州觀察推官就改掌書記會寇準薦其文學得召試授殿中丞出知明州入為太常博士直昭文館遷工部刑部員外郎久病告滿除籍真宗憐其貧病令致仕給半奉未幾病間守本官仍充職以久次遷兵部員外郎景德中

與趙安仁同知貢舉改工部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
以足疾不任朝謁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
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唐牛僧儒著善惡無餘論言
堯舜之善伯鯨之惡俱不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
反之文多不載性曠達善談謔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
上頗熟其名以疾故不登詞職臨終自為墓誌有集二
十卷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

學多自繕寫書淑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於措詞者必命淑賦述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歸朝久不得調甚窮窘俄以近臣延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一日召對便殿出古碑一編令淑與呂文仲杜鎬讀之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置祕閣以本官充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淑

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曰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收秦籍由是周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又州郡地理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形則何以傳合他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九州輪

廣如指掌而斯在從之會詔詢禦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法上覽之頗嘉其博學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淑性純靜好古詞學典雅初王師圍建業城中乏食里閨有與淑同宗者舉家皆死惟存二女孩淑即收養如所生及長嫁之時論多其義有集十卷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閒談五卷子安節讓夷遵路皆進士及第遵路官至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

舒雅字子正久仕李氏江左平為將作監丞後充祕閣
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郎求出
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於榮宦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
僊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
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游山水吟詠自樂時人美
之卒年七十餘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樞為王審知從事甚被親
遇嗣王延鈞以女妻之錢氏取福州署光祿卿夷簡少

孤好學有名於江東為錢惟治明州判官太平興國初
隨錢俶來朝授檢校祕書少監元帥府掌書記賜以襲
衣器幣鞍勒馬八年俶讓元帥改授夷簡淮海國王府
判官雍熙四年俶改封許王出鎮南陽加夷簡倉部員
外郎充許王府判官俶薨歸朝為考功員外郎累遷都
官郎中掌名表人頗稱其得體至道二年上言浙右人
無預館閣之職者因自陳嘗勸錢俶入朝詞甚懇激太
宗憐之命直祕閣俄判吏部南曹咸平中召試翰林遷

光祿少卿初宰相張齊賢欲引夷簡與曾致堯並知制誥有急制值舍人出院即封除自命夷簡草之物議以為不可故但進秩而已景德中夷簡被病告滿二百日御史臺言當除籍真宗以其吳越舊僚有詞學且年老母在特命續其月廩大中祥符初遷祕書少監三年丁內艱上遣中使存問賻贈有加因請護母喪歸浙右許之且欲不絕其奉給特授檢校祕書監平江軍節度副使踰年卒年七十七夷簡喜談論善屬文尤工詩詠老

而不輟嘗攝鴻臚卿護許國長公主葬在道駙馬都尉
魏咸信禮接甚薄夷簡銜之言於上云發引之日以錢
三十千遺臣治裝不重王人若有輕國命之意臣拒不
納上遣中使詰咸信咸信言夷簡始受命屢有求丐又
獻挽詞以希賂遺臣皆不敢受以是為嫌既而夷簡又
貢歌詩一編大率譏咸信吝嗇且形於怨詛復言所未
受三十千錢意欲索取真宗甚鄙之且不欲其詩歌流
布於外命中書召夷簡對焚之士大夫以是薄其為人

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稹謝炎許洞

盧稹字淑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以宿儒為士子所宗覽稹文甚竒之為延譽於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東鹿主簿至府值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謝炎字化南蘇州嘉興人父崇禮泰寧軍掌書記炎慕

韓柳為文與盧稹齊名時謂之盧謝稹悞懦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舉進士調補昭應主簿徙伊闕連知華容公安二縣卒年三十四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蘇州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致仕洞性疎雋幼時習弓矢擊刺之伎及長折節勵學尤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怒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

日以酣飲為事嘗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
百言鄉人爭往觀其酤數倍乃盡捐洞所負景德二年
獻所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韶畧運籌決勝科以負
譴報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
禮賦召試中書改烏江縣主簿卒年四十二有集一百
卷又著春秋釋幽五卷演玄十卷

徐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妄游處與韓
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為校書郎又仕南唐李

昇父子試知制誥與宰相宋齊丘不協時有得軍中書檄者鉉及弟錯評其援引不當檄乃湯悅所作悅與齊丘誣鉉錯洩機事鉉坐貶泰州司戶掾錯貶為烏江尉俄復舊官時景命內臣車延規傳宏營屯田於楚州處事苛細人不堪命致盜賊羣起命鉉乘傳巡撫鉉至楚州奏罷屯田延規等懼逃罪鉉捕之急權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即斬之不俟報坐專殺流舒州周世宗南征景從鉉饒州俄召為太子右諭德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景死事其子煜為禮部侍郎通署中書省事歷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御史大夫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令東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艱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

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
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為太子率更令
太平興國初李昉獨直翰林鉉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
中書詔填委鉉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加
給事中八年出為右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廬
州女僧道安誣鉉姦私下吏道安坐不實抵罪鉉亦貶
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
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

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鉉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胡仲容歸其葬於南昌之西山鉉性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獻者所求必如其請鉉精小學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說文序曰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為之大輅載籍為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

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勢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偽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至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楊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

然間出反以篆籀為奇怪之迹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
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
之名肆志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
徒莫能矯正唐大歷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於
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
許氏自為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
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
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典

粲然復興以為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間說文具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

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葉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為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為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為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蒼頡摹鳥迹而文字之

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
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趨省古法一變字義浸
謬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
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
書精博莫過於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鮪以三
春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
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
之論則其謬偽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

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
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
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
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
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奐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為堙微
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
觚要資校閱而偏傍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
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

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錯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為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五音凡十卷貽諸同志云鉉親為之篆鏤板以行於世錯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錯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為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

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文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所著稽神錄多出於其客蒯亮錯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

句中正字坦然益州華陽人孟昶時館於其相母昭裔之第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為昭裔從事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為潞州錄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

館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為高麗加恩使還遷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覽之嘉賞因問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中正先以門類上進面賜緋魚俄加太常博士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為樂太宗神

主及謚寶篆文皆詔中正書之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中正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良久賜金紫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悉五年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進士及第希仲太常博士蜀人又有孫逢吉林罕逢常為蜀國子毛詩博士檢校刊刻石經罕

亦善文字之學嘗著說文二十篇目曰林氏小說刻石
蜀中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解褐
符離主簿梁州錄事參軍三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改祕
書丞出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秋租惟湖州
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
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所言刻薄不可行詔
戒致堯毋擾俄徙知壽州轉太常博士致堯性剛率好

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即位遷主客員外郎判鹽鐵勾院張齊賢薦其材任詞職命翰林試制誥既而以輿議未允而罷李繼遷擾西鄙靈武危急命張齊賢為涇原邠寧還慶等州經畧使選致堯為判官仍遷戶部員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陳願不受章紱之賜詞旨狂躁詔御史府鞫其罪黜為黃州副使奪金紫未幾復舊官改吏部員外郎歷知秦泉蘇揚鄂五州大中祥符初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一月奉降掌昇

州推酤轉戶部郎中五年卒年六十六致堯頗好纂錄
所著有僊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
三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一十五篇子易從易
占皆登進士第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為昭武軍節度衍
用蔭為祕書郎集賢校理衣五品服以文翰入侍甚被
親昵李煜嘗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金陵平從煜歸
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屏居輦下者

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撰聖
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
衍上諫刑書謂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
禁止之巡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
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令遠方囚人盡歸
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使
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
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

紫宸之中非用刑法之處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
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杖
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
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
罪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
衣食偶然為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
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
瑞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

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
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
會考校百官殿最行被召以無過得知光州就改虞部
員外郎轉運使狀其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即
位遷比部員外郎嘗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衆
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
原故至人謂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
王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尊一人之位

等天地之覆燾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
慘舒而被物所以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
桀紂懷凶德以害世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
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毀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茲
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進善以去惡避
毀而求譽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
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
讒佞之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

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
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
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
本說十卷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為比部
員外郎改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並預
檢討衍言此二人可專其任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
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求領外任得知湖州轉刑
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授兵部郎

中入朝暴中風眩真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
九行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為藩帥家富於財被服飲
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於時恬於祿位善
談笑喜棊奕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湜渭皆
登進士第湛刑部郎中湜屯田員外渭太常博士湛子
繹約天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寶之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
褐大理評事知潭州湘鄉縣三遷殿中丞通判簡宣昇

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侍宴內苑應制賦賞花釣魚詩
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以獎之至道初遷
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
俄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彊明蒞事惠愛及民者則
必立條教除其煩擾然狡胥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
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
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

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歷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
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咸平三
年河決鄆州王陵埽東南注鉅野又淮西城中積水壞
廬舍以鉉知州事徙州於汶陽鄉之高原委以營度許
便宜從事工畢加起居舍人京東轉運使徙兩浙路鉉
雋爽頗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事多矛盾映據鉉
罪狀數條密以聞詔使劾之當奪一官特除名貶連州
文學吉州之萬安抵虔江有賴石舟行其中湍險萬狀

鉉過感而賦之以自況大中祥符五年會赦移岳州又移舒州俄授本州團練副使天禧四年卒年五十三鉉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吏寫書亦薛映所倚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傭夫荷擔以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為百卷目曰文粹卒後子嗣復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授嗣復永城主簿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為聽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曾祖逢唐左衛兵曹參軍
祖稠梁商州刺史辟地入蜀會王建僭據稠預佐命功
臣左衛將軍建中幼好學十四丁外艱會蜀平侍母居
洛陽聚學以自給携文遊京師為王祐所延譽館於石
熙載之第熙載厚待之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
大理評事知岳州錄事參軍轉運使李惟清薦其能再
遷著作佐郎監潭州茶場改殿中丞歷通判道郢二州
柴成務領漕運再表稱薦轉太常博士時言事者多以

權利進建中表陳時政利害序王霸之略太宗嘉賞因引對便殿賜以緋魚會考課京朝官建中舊坐公累罰金漏其事坐降授殿中丞監在京權易務蘇易簡方被恩顧多得對嘗言蜀中文士因及建中太宗亦素知之命直昭文館建中父名昭文懇辭改集賢院數月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再遷主客員外郎歷通判河南府知曹解潁蔡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建中性簡靜風神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

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詠每遊山水
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建中
善修養之術會命官校定道藏建中預焉又判太府寺
大中祥符五年冬命使泗州奉御製汴水發願文就致
設醮使還得疾明年卒年六十九建中善書札行筆尤
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為
楷法嘗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
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

並進士及第周士歷侍御史江東陝西轉運三司鹽鐵判官賜金紫終工部郎中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昇州上元人曾祖勲南唐崇文館直學士祖壽桐城令父慶元獻書李煜授奉禮郎補新喻令歸宋至寃句令湛幼好學五歲能為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為齟年集舉進士有聲雍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寘高等解褐歸德軍節度推官召還授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歸宋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

言王世則宋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為儲貳詞意狂率
太宗怒時沆坐呂蒙正親黨已出為宜州團練副使上
因語近臣曰儲副邦國之本朕豈不知但近臣澆薄若
立太子即東宮僚屬皆須稱臣官職聯次與上臺無異
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時爾湛坐削職出知容州
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沆知靖州世則知蒙州容之戍
卒謀竊發者湛偵知亟斬之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舒
二州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是秋命與

閣門祇候韓紹輝使荆湖按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
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
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言利害遣湛與閣門祇候程
順奇同往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葺
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議
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賞詩不移
晷以獻深被褒賞五年春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
任懿納賄登第事下御史臺鞠得懿款云咸平二年補

太學生寓僧仁雅舍因仁雅求院之主僧惠泰為道地
署紙許銀七銖仁雅惠泰隱其二易為五銖惠泰素識
王欽若已在貢院乃因館客甯文德僕夫徐興納署紙
於欽若妻李李密召家僕祁睿書懿名於左臂并口傳
許賂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過五揭睿復持湯飲至省
欽若遣睿語李令取其銀懿未即與既而懿預奏名授
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雅馳書索銀形於詛罵德方
者賣卜縣市獲其書以告中丞趙昌言具其事奏白請

逮欽若屬吏先是欽若為亳州判官睿其廳幹及代歸以睿從行而未除州之役籍及貢舉事畢會州人張續還鄉行服託為睿去籍名至是欽若訴云睿休役之後始傭於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乃詔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內侍副都知閻承翰并驛召知曹州邊肅知許州毋賓古就太常寺別鞠懿易欵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識湛懿亦與駕同造湛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憑二僧達一主司實不

知誰何廼以為湛納其銀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
駕已死甯文德徐興悉遁去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
多新募至不識惠泰故無與左證又固執知舉時未有
祁睿遂以湛受銀法當死特詔削籍流儋州懿杖脊配
隸忠靖軍惠泰坐受簡札及隱銀未入已以年七十餘
當贖銅八斤特杖一百黥面配商州坑冶仁雅杖脊配
隸郢州牢城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
拜樞密副使以湛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

場畢及官收湛賦家實無物湛素與梁顥善或假顥白金器乃取以輸官六年會赦移惠州至化州調馬驛卒年四十一湛時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特詔賜錢二萬官為護喪還揚州因詔命官配流嶺外而沒者悉給緡錢聽其歸葬如親屬幼穉者所在遣牙校部送之湛有集十卷子鼎大中祥符四年進士至度支員外郎直史館鹽鐵判官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嶺

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
連州從事謝病終於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
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
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竒之十二丁外艱母氏
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
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
卮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凡數百人咸矚眙忘
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師

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為典贍太宗甚嘉之擢寘甲科釋
褐大理寺評事通判邠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
任遷太子中允知濱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
衆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畧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
以敵盛不可與爭鋒宜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
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文曰咸平中契
丹犯高陽闕執大將康保裔畧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
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

為事受命恒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有剽溜
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
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天子憫
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駢飲泉
呀風流沙激霆虎脊孤聳龍媒驚獍丹髦曉霞的穎秋
星第方著幹宜乘旋膺巉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
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脈張獸惡恐噬虬獍欲
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圍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

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馱而受絏牧官劬劬歲
入券書蹄躐纍纍通乎鬼區名駒大駟銜尾入塞勞其
酋長飾以馭僮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
入於彼也輕於是格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
弄影星河或蹠而嚙或齶而叱原蠶申禁馭駿何多帝
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於內殿養之於外阜飲以玉池
秣之瑶草窮冬邊塵入我河湑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
仗下之名馬屬閩外之武臣琱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

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
嘆喑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冰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
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反
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誤生芻致祭
弊帷成禮瘞爾崇岡全爾具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
呼又以西兵未弭入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
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催欠憑由司景德中使
福建巡撫俄判鼓司登聞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為編

修官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輅錄以獻改太常博士
左司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為名輩所稱
尤長詩詠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
精厲從祀醮亳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綸
翰賤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居注
張復崔遵度以書事誤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之嗜酒
得疾其冬卒年五十八錄其子綸為太常寺奉禮郎振
純厚無城府恂恂如也時人惜其登用之晚有集二十

卷又嘗采五代末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受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換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

獻文自薦時新建祕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
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
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
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
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
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
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為編修官大中
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

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儼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脩然自適常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

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

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
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
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
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
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
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
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
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

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為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減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

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
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
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
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畫矣夫徽十三者蓋畫昭昭
可聞者也苟畫絃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
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
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萬物
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為樂本

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箏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恭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復同典記注書昊天為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為右正言復亦責為工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

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賚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邸進封改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

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祖守危興道令父夏虞部員外郎越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刑部侍郎郭鷲薦之策入第四等解褐將作監丞通判舒州徙知端州又徙袁州未幾召還遷著作佐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冊府元龜與陳從易劉筠尤為勤職真宗以其奉薄並命月增錢五千車駕

朝陵掌留司名表時稱為工自是兩府牋奏多命草之
勲貴家以銘誌為請者甚衆遷太常丞羣牧判官祀汾
陰擢為左正言越耿槩任氣喜箴切朋友放曠盃酒間
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每食必先引數升罕
有醒日亦用是邁疾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
老人皆傷之越兄咸嘗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
列奏為言真宗憫之及冊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
出身故事中書章奏皆舍人為之東封後朝廷多慶禮

舍人或以他務所嬰乃擇館閣官得盛度路振劉筠夏
竦宋綬洎越分撰表奏宰相嘗以名聞其後皆相次掌
外制唯越不及登擢時論惜之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考證

徐鉉傳揚州廣陵人○臣人龍按南唐書鉉世為會稽人父延休為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考證